

混沌中求索、解构中建构

——对塞林格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解读

杜娟¹, 赵鑫²

(1.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兰州 730000; 2.甘肃联合大学, 兰州 730000)

摘要:文章通过对塞林格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解读,对霍尔顿的心理分析,管窥战后美国社会青年一代的心声及社会物质繁荣后的精神危机,揭示物质富裕与精神匮乏的失衡,阐明霍尔顿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迷茫与挫折后并未向社会妥协,而是通过对自然、对他人、对人生的思考,探寻着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困惑;反叛;颠覆;精神追索;建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9)01-0054-03

美国当代著名遁世作家杰·戴·塞林格(J.D. Salinger)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直面物质富裕与精神匮乏的失衡,抒发美国社会青年一代的心声,呈现社会物质文明后的精神危机,被美国学界称为 20 世纪文学的“现代经典”之一。小说叙述了一个未满 17 岁的少年霍尔顿,数次被学校开除后,浪迹于纽约的所见所闻。霍尔顿的困惑、迷惘不仅代表了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青少年成长的特点,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青少年的共性问题。用艺术的净化力和感召力引导他们直面生活的烦恼和挫折,排遣心中的焦虑与困惑,在社会化过程中顺利完成个人价值的定位和实现,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叛逆、挑战、颠覆

“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故事,你想知道的头一件事大概是我出生何地,我晦气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出生前父母是干什么的,以及这类大卫科波菲尔的废话,但实话相告,我懒得说这些。”^[1]故事开篇,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叛逆、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不愿提及他的出生、家庭、父母,有意将自己脱离于所处的时代。从开篇到书末,他的每一句话里几乎都充斥着脏话、粗话,以此来挑战传统文化和行为准则。在小说中,他满嘴“damn”、“god dam”、“hell”,连妹妹都告诫他:“不要讲这么多粗话”。因此,很多批评家认为,“这是一本不适合孩子读的书。”^[2]然而自发行伊始,该书就受到美国青少年的喜爱,立即成为校园畅销书。罗伯特·伽特维利格曾感叹:“这部小说在当今大学年轻一代心中所占位置,正如 20 世纪 20 年代,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在他们父母一代心中所占位

置。”^[2] 校园里的学生纷纷效仿霍尔顿的言行,倒戴鸭舌帽,嘴里“damn”,甚至出现了“shit”、“fuck”等更具有冒犯性的口头禅,并将其当作时尚。霍尔顿的叛逆言行与主流社会的语言规范、行为准则格格不入,其言行举止颠覆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是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解构。霍尔顿的粗话以其坦诚、粗犷的表现形式昭示其人性,使人觉得有一种从文明语言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感觉。西方精英文化具有永恒、高雅的艺术特质,高于生活的创造。而塞林格在这部作品中以语言的“俗”,消融了艺术的“雅”,表现出一个新的文化层面,他充盈于现实世界中,抹去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削平了表层与深层的“深度模式”。作家以霍尔顿的随心所欲,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叙述方式。霍尔顿的思想飘忽不定,忽而谈到家人,忽而说起同学,然而,正是这种真实存在的叙述,解构了传统文化明显确定的主题。他满嘴脏话,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读神。但貌似粗俗话语后面到底意味着什么?身处贵族学校的霍尔顿偏偏就在受教育的地方,不断地使用着刺耳的、未被纳入标准语言字典,只有未受教育的“粗人”才说的脏话,来抗议、讥讽用语言划分等级的社会形态。

二、传统叙述模式的解构

华莱士·马丁认为“叙述在传统上一直提供对社会价值标准的肯定。”^[3]因而传统小说具有审美教育功能。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却借一个叛逆青年之口叙述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叙述者身份本身就具有颠覆性。用一个玩世不恭、貌似精神不健全的叙述者身份来解构以理性为中心的思维逻辑。而通过他的视

收稿日期: 2008-04-30

作者简介: 杜娟(1961—),女,副教授。E-mail: juandu@lzu.edu.cn

角,你不再肯定他是绝对权威或真理价值的陈述者,任何理性世界中的价值规律与共识都被消解。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叙述自身感受和体验,而第一人称“我”则很容易缩短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贴近主人公的心声。在他的世界里,成人世界的虚伪肮脏和庸俗暴露无遗。“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到处都是假模假样”,“我受不了这类事情,它会逼得我发疯,会让我烦恼的神经错乱。”^[113]读者仿佛感同身受他的敏感、烦恼、苦闷、孤独以及疯狂。霍尔顿因失去弟弟无以排泄心中的伤痛,以至于打碎车窗玻璃,让身体的流血来疏解失去弟弟的痛楚。而父母并不理解,差点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当他浪迹纽约之后,怀着郁闷的心情准备逃离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之时,妹妹菲碧纯洁的心灵,以及为自己同胞关照的心唤起了他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职责。但在他顿悟时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理想与疯癫混淆不清,一片混乱,理智与非理智在理性世界中完全颠倒,读者似乎也陷入了这种叙述的价值迷乱世界。身处精神病院的霍尔顿对前途迷惘无助,“你怎么知道自己打算怎么做?”“我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1127]使读者对他渴望做一个“守望者”的想法充满了同情与理解。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霍尔顿面对满目荒凉,想到了逃离。然而却留了下来渴望做一个“守望者”,因为他未被泯灭的纯真召唤他去守望世界剩下的某种有意义的东西。然而,在这个荒原的世界中,他的行为与意识被无情地嘲笑,他的质疑、反抗,探寻被社会排斥、否定和抛弃,并且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正是他要做个守望者,当个“哑巴”,用无言对抗世界的疯癫。塞林格借霍尔顿的口叙述自己对传统和理性的怀疑和斥责,表达这个社会与世界的疯癫,从而颠覆占统治文化的话语权力,消解世界所谓的意义追寻和深度模式。

三、对传统文化的颠覆

霍尔顿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就读于贵族学校,而他并没有循规蹈矩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传统文化与现实价值观念的冲突、信仰危机以及与父辈的冲突反而加速了霍尔顿的叛逆。霍尔顿在青春期这一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无法摆脱童年痛苦的回忆,没有同伴的理解,又无成人的呵护和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空虚、孤独、焦虑,乃至疯狂。于是选择了远离和放逐,回到孑然一身的孤独。逃离潘西中学,把自己彻底地从世俗精英的社会中释放出来。选择纽约这个大都市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纽约街头的所见所闻,使他目睹了社会的庸俗与堕落。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假模假式”的虚伪无处不在。因此他表现出一

种极端的叛逆和反抗。

首先,传统文化与享乐主义的矛盾冲突,不同价值观导致的与父辈的代际冲突。父辈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的磨砺,他们坚韧、克己,雄心勃勃,开拓进取;战争胜利和战后经济持续繁荣使他们自豪并对未来充满乐观,同时更增强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结构和价值的认同。而年轻一代却没有这样的历史体验和磨砺,他们敏感脆弱,笃信享乐主义。把富裕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而非必须奋斗以求得的生存状态。而且他们的价值观与父辈完全不同。安东尼老师曾谆谆教导:“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鄙地活着。”^[1175]这是老一辈的价值理念,也是他们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坐上“凯迪拉克”的经验之谈。他们已被世界所物化,物质的高度发展和繁荣,使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不断挣钱和物质享受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势利、虚伪,人的精神变得空虚、麻木,甚至信仰亦被商业化。在家里,母亲只会唠叨儿子“不争气”,缺少理解,连送儿子的礼物(一双冰刀)也弄错了,父亲打着主持公正的法律旗号谋取私利,一心只想让儿子将来进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却丝毫不关心他内心的真实愿望;哥哥虽有创作才能但却写低级剧本赚钱,出卖自己去迎合好莱坞的某些低级趣味。霍尔顿怀有美好纯真的理想,无法容忍社会的虚伪欺诈,因而心中充满困惑迷惘,继而失望、不满乃至反叛。

其次,平等意识和等级划分的冲突。潘西中学“在教育界声誉挺高”^[118],中产阶级家庭都希望把孩子送到那儿去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在霍尔顿看来:“你也许听说过它,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标榜“自从1888年起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有脑子的年轻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才。而且在那里我也找不到任何优秀的,有脑子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可他们很可能在进校时候就是那样的人”,校长是个“假情假意的杂种,像娼妇一样巴结那些有钱有势的学生家长。”^[112]在这样的令人生厌的教育环境中,霍尔顿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当妹妹问他为什么又被学校开除时,他回答:“这是个最最糟糕的学校,里面全是伪君子,……我甚至都不想谈它。那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学校。”^[1156]这里无非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1122]以及“挣很多很多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摆臭架子。”^[1160]这种权威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学校,消灭了差异,压抑了个性,因而引起霍尔顿极度的反感与厌恶。

四、建构爱与宽容的世界

解构与建构是同时产生,共同存在的。无解构的建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无建构的解构,则是消极的破坏。解构以建构为目的,建构以解构为前提。“背叛意味着怀疑,反抗,重新提出问题或重构。如果背叛的是权力和诺言,那么有革命,如果背叛的对象是思维模式或感觉模式,那么有哲学和艺术。”^[4]正是这样的解构和反叛,才有霍尔顿这样一个鲜活的桀骜不驯的青年叛逆者形象。

虽然霍尔顿抽烟、酗酒、撒谎、讲脏话,但本质上依然保持心灵的童贞。他表面上恣意放纵,但内心却厌恶人们的虚伪造作。他脏话不断,却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为修女捐款,热心替溜冰的女孩系鞋带,为参观博物馆木乃伊展览的孩子充当导游。他厌恶虚伪的世界,愿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的愤恨、不满、反抗表明他内心极度渴望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人认为霍尔顿在纽约都市的流浪是一种妥协,一种堕落。作者则以为这是他在迷惘中的求索,是走向成熟的尝试。他不是混沌中妥协、放任、堕落,而是从这些对立面中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并且更坚定了做守望者的信念。他所寻求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充满爱与宽容的世界。只有爱才会充盈建构的力量和勇气,只

有宽容才能寻求生命的意义。

塞林格曾说:“艺术家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寻求某种完美,但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而不按照别人的标准。”^[5]通过霍尔顿之口,塞林格对美国这个他认为并不完美的世界,对其低俗、腐败的制度加以嘲讽。但另一方面,他又忠于自己的理想,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真实形象地呈现了霍尔顿的心路历程,抒发了美国青年一代的心声,建构更自由、更理想,同时也是更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

“艺术所要表现的本质其实是一些至关重要的生命成分和精神成分,艺术所谋求的,不是心,物与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是人的自由存在和心灵的彻底解放。”^[6]《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要追寻的正是这样的自由存在和心灵解放。霍尔顿年轻而充满孤寂的心不停地探索自然,探索他人、世界,探索自己的内心本质。虽然是几天的流浪经历,但其追寻的目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不是在压抑、虚无的环境中沉溺,而是寻觅真诚与爱,并竭尽去爱护和守望。这使他心灵得以净化和解放,唤起他对世界的重新认识,给他生命存在的勇气和力量,使他摆脱压抑的情感。他“守望者”的心愿不是悲观的、无奈的,是他对成长的渴望,对美好世界的追寻,这意味着他领悟了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最终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J D Saling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M].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 [2] Marvin Laser and Norman Fruman co-ed. Studies in J.D. Salinger: reviews, essays and critiques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other fiction[C].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61:1.
- [3]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0.
- [4] 赵汀阳. 解构哲学[J]. 生活·读书·新知, 北京:三联书店, 2000(1): 99.
- [5] Warren French. J D Salinger reviewed.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8:33.
- [6] Jack Salzman, ed. New essays 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

A Moral Quest in Chaos, Reconstruction in Deconstruction

DU Juan¹, ZHAO Xi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2. Gansu Lianhe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n analysis of Hold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tends to survey the longings of American youth amid deep spiritual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beneath material prosperity after WWII, uncover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explore the protagonist's rebellion against the dubious values of the adult world and his attempt to search for and establish a moral order beneficial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based on his mediation on nature, the others and life.

Key words: perplexity; revolt; subvert; spirit quest; reconstruct

[责任编辑:孟青]